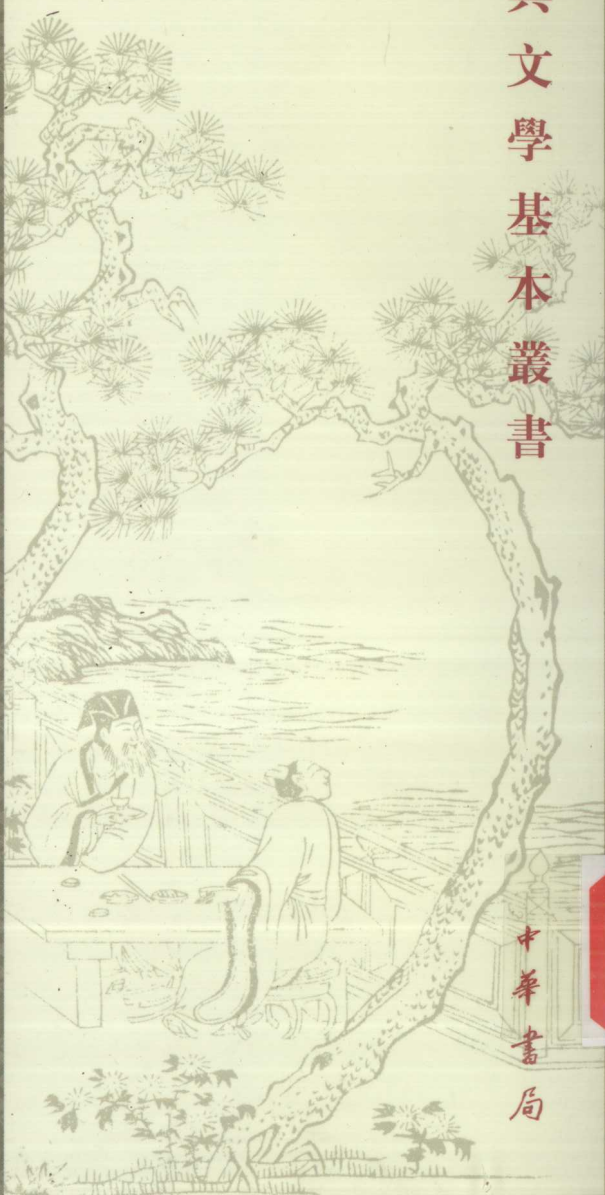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楊萬里集箋校

第七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萬里集箋校

第七冊

中華書局

楊萬里集箋校卷八六

按：本卷所收，爲心學論之聖徒論八篇。當作於紹興三十一年（一一六一）辛巳爲零陵縣丞至隆興元年（一一六三）癸未家居期間。

心學論

聖徒論

子思論上_(一)

論曰：道必有措手之所，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。邈然如天，淵然如淵，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？

子思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」夫不言，所以處喜怒哀樂者。而止言其喜怒

哀樂之未發者，初無影之可捕，而況求其形哉？學者求其說而不得，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之學。夫槁木死灰之學，非洙、泗之學也，西學也^①。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，無乃子思不示人以措手之所，而納之於茫茫之地而然乎？子思不然也，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。而章句之學，離之也。離而不合，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，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，則固有在於言前也。

且子思不云乎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又繼之曰：「君子戒不睹，懼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。」故君子敬其獨^②，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，而君子亦不爲不蒂之言也。中也者，固性之有也。然性不可見，而中不可能。使子思曰「天命之謂性」而止耳，曰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而止耳，則此言無乃鄰於不蒂，而此道無乃墮於無用耶？故子思之學，不恃其性而恃其率，不恃其中而恃其致。率也者，循是而教焉者也。致也者，力而求之者也。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，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。致則率矣，中則性矣。是則子思之意也，而學者不詳之也。

象犀珠玉，絕域之產也。而人得而用之者，夫固有以致之也。吾性之中，不如是之

遠也。不遠也，而不邇也，則未有以致之爾。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，致中則中至。然則何以致夫中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。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樂之未發？曰君子敬其獨是也。蓋天下之理，莫隱於十目之所視，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。當其未發，吾已知之。非吾知之也，心知之也。非心知之也，天知之也。天且知之，而曰不顯可乎？曰不顯而不戒不懼，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，內不既其養，外不既其實。未發而不養，則其發必妄。未發而不閑，則其發必肆。妄與肆相遭，喜與怒相激，哀與樂相戰，將以致中，是閑蠅蚋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靜也④。

是以君子敬其獨也。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，則內有養，外有閑。方其獨也，若不勝其衆也。方其未發也，若不勝其動也。方其不睹不聞也，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。何也？獨者衆之源也，靜者動之機也。一息之頃，心與天已知之矣。知而養，養而閑，則一妄起，一察應，一肆動，一傲隨。察與妄應，則察至而妄者除。傲與肆隨，則傲至而肆者伏，妄者除而肆者伏。

當是之時，此心瑩然，真而法矣④。未發而真發，而非真未發而法發，而非法天下，有是理乎？去妄去肆，而一之於真與法，而中在其間矣。人有病目者，不求其本而急其末，以爲所病吾目者，翳而已，去翳則目宜必明。然去一翳，生一翳，則不知養肝之過也。

肝得其養而目自明，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，其自中也耶？其有以養其中也耶？謹論。

【校】

①「西」，四庫本作「異」。按西學，指佛學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②「敬」，四庫本作「慎」。按「慎」乃宋孝宗嫌名，故作「敬」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③「閑」，四庫本作「閉」，按下文有「內而養外而閑」語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④「真」，四庫本作「貞」。按「貞」爲宋仁宗嫌名，應避，下真同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題，俞文豹吹劍錄外集：「子思言：『喜怒哀樂，未發謂之中。』而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，何也？蓋子思之意，固在言前矣。由「率性」而下，至「謹其獨」，凡四節，然後入於「喜怒哀樂，能率性，能修道，能不離道，能戒謹恐懼慎獨，則喜怒哀樂之發，無不中矣」。此楊誠齋之說也，恐子思之意未必然。」

子思論中

論曰：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。此非有所隱也，微之者顯之也。言愈微，故求之者愈力。求之者愈力，故浚之者愈深。求之力，浚之深，而聖言之微者顯矣。雖然，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，天下之幸，而君子之不幸也。三人同行而入海，一人得珠焉，則二人必擠夫一人者^①。二人者亦何讎於一人也？珠也者擠之招也。游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，則前有愠，後有忌。愠與忌并起而相競，非君子之不幸歟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，非以為功也^②，為道也。或者不察，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，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。邀功之心生，則相競之說起。競則異，異則朋。異之中又有異，而朋之中又有朋，則以強弱怪奇為勝負爾。非惟君子之不幸也，亦聖道之不幸也。

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，而不明言性之善惡，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。於是荀、楊、韓三子者，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。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，而起三子之爭者，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。嗟乎，夫子非不立論也，夫子而不立論而持兩端^③，則仁義禮樂於何而折衷哉？性習近遠之說，是夫子之立論也，立論而微者也，孟子豈喜於立論者

哉？人夫子之海，先得夫子之珠。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，悟其真而發其微，不忍自秘而分於人，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。而孟子何過焉？三子之競，豈孟子起耶？三子邀功之急者也。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爲過，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！蓋將附三子，則悖於聖人。附孟子，則三子者不服。然則何以處之？昔者秦緩死，其長子得其術，而醫之名齊於緩。其二三子者，不勝其忌也。於是各爲新奇，而托之於其父，以求勝其兄。非不愛其兄也，以爲不有異於兄，則不得以同於父，天下未有以決也。他日其東鄰之父，得秦緩枕中之書，出以證焉，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。

有所訟者，必有所質也。中庸之書，夫子枕中之書也，而子思得之。中庸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又曰：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物之性。可以贊化育，參天地。」質之以此，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？

性果惡耶？則曰：「違性之謂道可也，烏用率且性？」既惡，則盡性之所至當④，逆天地而戾人物矣，奚其贊？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？善則惡，不得以寄惡，則善不得以居。如冰之寒而濕，火之燠而燥也。今日善惡混吾，將曰冰之性燥濕混，而火之性寒燠混也，可乎？至於裂性而三之，裂三而五之，則亦不勝其勞矣。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。曷爲言性而未見性也？不自盡其性也。自東海而趨西海，必至於西海而後盡

也。未至於西海而止也，曰西無海也，之三子者是也。吾性一盡而育人物、參天地者在焉。性爲善耶惡耶？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？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，宜其言之不徹也。

質之中庸，而後三子者心服矣。三子非服孟子也，服孔子也。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，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，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，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爲善者衆。則子思之功，豈不大哉？子思不邀功者也，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。謹論。

【校】

- ①「二」，原作「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- ②「非以爲功也」，原闕，據汲古閣本、四庫本補。
- ③「非不立論也夫子而」八字，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佚。
- ④「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」十五字，原俱闕，據汲古閣本、四庫本補。

子思論下

論曰：學者病乎無見，亦病乎有見。學而無見，學之俗也。學而有見，學之妙也。俗則病矣，妙矣，而亦曰病，可乎？妙非病也，妙而不反，斯病矣。人惟無見也，人而有見，則逐於見而不反。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，終身不知有天也。一日而其病愈，仰而見天之高，自以爲未始見也而喜焉，喜而不足，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。坐亦觀天，行亦觀天，不知逢荆棘蹈蹊壑也。躓而傷焉，豈天使之躓而傷哉？傷生於喜，喜生於見，見生於不見故也。

學者其初患於無見也，而盡銳以求於一見，見矣，其患反甚於不見，何也？不見則羨，既見則喜，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，而道始遠矣。非喜心之害道也，喜其高則必厭其下，喜其遠則必棄其邇，喜其大則必厭其細。不知夫道也者，下不二於高，邇不二於遠，而細不二於大也。而二之，是故崇先覺，卑後學，務遐想，蔑近思。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爲淺易，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爲粗迹。於是探混茫以爲深，極孤絕以爲高，而不知人於空虛無有之地，舉空虛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，此猶取夢中之飲食，以濟饑渴也，不已疏乎？

古之君子，蓋有窮百家，究六合，極師友博論，辨而無得也。非無得也，有得而無用也。有得而無用，則是吾見之爲病也。從其見而反焉，則有得矣。見不損於今，亦不加於今，見不異於昔，亦不同於昔，至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，而皆是也。百家一人，六合一室，師友一户，論辨一口，孰爲高？孰爲下？孰爲遠？孰爲邇？孰爲大？孰爲細耶？道之歸有在矣。

中庸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道之不明也，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也。」夫愚不肖之不及，固離於道矣。而賢智之過，乃中庸之所甚憂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，乃賢智者之罪，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。又曰：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。」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。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，爲下而不倍，此真有用之學也。求其所以然者，則本於不以性廢學，不以大忽微，不以高棄中，不以新忘故，不以質去文。嗟乎，學至於此，其斯以爲子思中庸之學也歟？

好游者以爲，九州之內，四海之外，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。竭其家以爲糧，以求博觀於天下。三年而貧也，而倦也。悔而歸，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，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。而後釋然悟，翻然喜。學者之學而有見，見而不反，蓋游而未悔者也。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？謹論。

【校】

①「非」，原作「亦」，據四庫本改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孟子論上

論曰：仁可得而求乎？曰可。仁可得而聞乎？曰不可。仁不可聞，則學者烏乎求？曰求以不言，不求以言。蓋體仁者心也，而心非仁。喻心者言也，而言非心。言猶非心也，而言可以求仁乎哉？言之非心也，以言有所不能言也。非惟彼心之言，不能言於吾也。吾自求之，吾自得之，吾自不能言之矣。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，問酒之何味，其能飲酒者，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。若酒之所以美者，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。非齊於告也，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。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，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。何則？吾以其言言酒，而彼以其聽聽酒。而言與聽，卒非酒也。

韓子曰：「博愛之謂仁。」程子曰：「非也，仁者覺也。」吾將是韓子，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。顏回問仁，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於博愛何與焉？吾將是程子，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。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愛人。」於覺何與焉？仁之不可言也如此。然則仁不

可言，則二子之論烏乎歸？曰：吾將歸乎夫子。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，烏乎而得歸於夫子？曰：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。程子者，得夫子之潛者也。韓子者，得夫子之彰者也。孟子者，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又曰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」嗟乎，孟子之言仁，蓋至於此妙乎？然則曷謂惻隱？曰：是不可言也。孟子之言及於惻隱，蓋假惻隱以明仁，而惻隱非仁也。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，正使惻隱之說明，而仁愈晦矣。雖然，試言之。隱也者，若有所痛也。惻也者，若有所閔也。痛則覺，覺則憫，憫則愛。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，則謂之不仁。蓋方其不知痛痒也，搔之而不醒，扶之而不恤。彼其心非不愛四體也，無痛痒之可覺也。至於無疾之人，誤而拔一髮，則百骸爲之震。何也？覺其痛也。覺一髮之痛，則愛心生。不覺四體之痛，則愛心息。孟子曰：「不仁者，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」此不覺於人者也。曰：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，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。曰：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心。不若人則不知惡，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。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，則愛人以覺彼之痛。覺吾之痛則自愛，自覺而自愛，則何理之不悟？覺人而愛人，則何物之不覆？是故不愛始於不憫，不憫始於不覺，不覺始於不痛。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爲憂，此一痛也。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，此

亦一痛也。故曰痛則覺，覺則憫，憫則愛。然則克己復禮，仁也。愛人，仁也。博愛之謂仁，仁也。仁者覺也，仁也何也？均惻隱之心也。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。

雖然，孟子則善言仁矣，何與乎學者之事哉？學者誦孟子之言曰：「吾知惻隱之爲仁也。」市門之儉，終日導千金之買而鬻金於市，歸其家無一錢之藏，則外而不內也。孟子之言仁，何與乎學者之事哉？孟子曰：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不能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？謹論。

孟子論中

論曰：學不至於聖，則不至於定。孟子曰：「天下定於一。」豈惟天下求定哉？惟學亦然。學而不至於定，則難於守而易於奪。得而不能守，守而不能不奪，自非聖人，誰不然者？求定者，必至於聖而後可也。雖然，至於聖而得其定矣，有以定其聖，無以運其聖。則是鑄金以爲天地之儀，其氣之至，某地之震，無不應者，天地則非不天地也，而不能生萬物，則其爲天地者，特未爾。學至於聖者，天地也。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，不能生萬物者也。是

故運天地者，非天地者也。運其聖者，非其聖者也。蓋天地以氣運，而聖人以智運。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，智者神之智也。以其神，運其聖，而後參天地，澤萬世之功可得而凝矣。

神泯則無所運其聖。孟子曰：「伯夷聖之清，伊尹聖之任，柳下惠聖之和，孔子聖之時。」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者，金聲而玉振之。金聲者，始條理。玉振者，終條理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。終條理者，聖之事。智譬則巧也，聖譬則力也。學者於此，每難言之。而說者有曰：「聖人猶力，賢者猶巧。」有曰巧或有不能，力無不至，是不以巧爲悅者也。不知夫孟子之意，正以巧爲悅也。

孟子不云乎：「由射於百步之外也^①，其至爾力也，其中非爾力也。」射者悅於至乎？悅於中乎？射而不悅於中，則天下皆后羿矣。天下不皆后羿，是以中爲悅者也。蓋有至而不中者矣，未有中而不至者也^②。是故至者，中之所兼也。中者，非至之所兼也。故曰其中非爾力也。中非力則至非巧矣，然則力者尚乎？非力者尚乎？聖之尚乎智，猶射之尚乎巧也。孟子之所謂智，即吾之所謂神，所以運夫聖者也。至於聖而不能運，則三子者是也。聖而運，運而聖，則夫子是也。

三子者，惟其聖而未智，是故任者不能清，清者不能和，和者不能清與任。夫子之聖，非能離於清任和也，而能離於清任和也。不離於清任和，夫子之所以聖。離於清任

和，夫子之所以智。雖然，以智爲加乎聖，則曷爲？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，非序也，用也。荀卿曰：「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。始言戶，終言室也。」此序也，非用也。孟子曰：「始終云者，用也，非序也。始言施，終言收也。」有投乎吾前者，無以施則不集，無以收則不正。謝而不集，釋老以之集而不正，申、商以之智以施之，聖以收之。動則集，集則正。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，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。

壺丘子與列禦寇射，壺丘子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足二分垂在外，而下臨百仞之淵，揖列子而進之。列子汗流而不敢進。嗟乎，壺丘子能怖列子爾，使遇孟子，豈不敗哉？壺丘子能垂足於危石者二分而已，加乎此者，壺丘子能之乎？孟子則能之者也。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，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，孟子也。壺丘子而遇孟子，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。嗟乎，壺丘子之不遇孟子也！謹論。

【校】

①「由」，原作「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按：《孟子萬章篇》原作「由」。汲古閣本同原本。

②「蓋有至而不中者矣未有中而不至者也」，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俱佚。

孟子論下

論曰：君子能輕富貴歟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，能出乎富貴也。未有出乎富貴，而曰我能輕富貴，將以輕之，適以重之。夫惟出乎富貴者，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。何則？此固有以破其誘也。市井之人，窮日之力，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，人人自以爲得也。登山而下視之，此與蟻蚓之爭糞壤，有以異乎？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。彼方居其中，而吾則立其表也。然則破富貴之誘者，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。然則其孰爲富貴之表？禮義是也。君子者，登夫禮義之山，以下視聲利之市，而明見富貴之糞壤，則天下之富貴，有不破者乎？夫既破之，則無所用之。天下之所爲汲汲於富貴者，夫固有以用之。用之故求之，無所用之，則安以求爲哉？貴極人爵，而富以萬鍾，反視吾身而無關焉，而有作焉。無關則何所加，有作則有所病。得富貴也，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，則富貴者真何用哉？

孟子曰：「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」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。且義之必取，則生猶必舍也，而不能舍富貴也耶？又曰：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